

两代人的青春梦

□莫雷宁

今年刚退休的我，与早离休了30年的父亲，被我母亲笑称为“文学老年”“专业坐家”。的确，我与父亲现在都以读书写作为乐，在两个不同的建党100周年的征文中，我俩不约而同地写到了《青春之歌》对自己的影响，而且都获了奖。

1975年，我无意中从家里发现了父亲藏着的《青春之歌》，第一页上的描写就让我入了迷，一个一身素白的少女，独自带着一堆琵琶、月琴等坐火车，不仅引起了同车乘客的好奇，也吸引了十五岁的我，少年的心潮很快就随着林道静的命运而起伏……

那时的文艺作品中，革命者大多是“高大全”的，但又不是很“全”，因为他们大多没有私人生活，《沙家浜》里的阿庆嫂虽然提到了她丈夫阿庆，但又说跑单帮去了而始终没露面；《杜鹃山》里的柯湘虽有丈夫，却已为革命献身；《智取威虎山》《海港》《红灯记》等干脆都没有男女情感内容。而在《青春之歌》里，林道静们投身轰轰烈烈革命运动时，仍有着丰富精彩的个人情感世界。尽管有些内容作为初中生的我还似懂非懂，但那少年的心已加速跳动，一股难以名状的东西

在奔腾。林道静、卢嘉川、江华都那么真实可亲，他们身上的气息隔着时空与我相通。

书中有很多很美的句子，我抄了几段在日记本上。没想到被班主任叫到办公室：“你看的是大毒草！”我吓坏了，不久前学校里有女生因为跟校外男青年谈恋爱被处理了，她作检查时痛哭流涕地诉说是受了“毒草”毒害。书被没收了，还按照班主任的要求，当天晚上我就写了一份检查，第二天班主任让我在全班同学面前念了，还抄到了黑板报上。

后来，《青春之歌》重见天日时，我买了本新版的“赔”给父亲，因为我知道这本书在他心中的分量。我父亲出生在一个富裕家庭，1948年受进步书籍影响的他，放弃即将到手的海门中学高中毕业文凭，像林道静一样“净身出户”，奔赴盐城投身革命，又随军渡江，留在江南小县城一直从事行政和经济工作，与他年轻时喜欢过的文学渐行渐远。在特殊岁月中还被关过“牛棚”，进过“学习班”，但谈起挫折磨难时，他有多少牢骚，更多的是为个人命运与国家命运联系起来而感到自豪。父亲说：“我们读《青春之歌》时，男的

都想当江华、卢嘉川，女的都想成为林道静。”这是他们那个年代的“时尚”和青春标志。

《青春之歌》的魅力让我爱上文学，从18岁起，我开始发表散文、小说、评论等。就在我以为能写出更多更好作品时，命运跟我开了个玩笑，组织上突然把我派往一家百入小厂担任厂长，将我推向了经济的风口浪尖，也一下子忙得几年没再拿笔。我到厂里时厂里产品严重积压，外面的货款要不回来，供货商则天天来堵门要债，工人无心干活。经过几年没日没夜的努力，厂子生产经营走上正轨。而我却选择了“上岸”，拿了一叠刊有我作品的报刊去应聘，竟成功地敲开了报社大门，从此以新闻传媒为业。文学的滋养也让我做记者编辑如鱼得水，更因为有理想信念的支撑，让我从业务骨干到管理岗位一路走正走稳。如今我发表了几百万字的作品，也是省作家协会会员，但这离真正的文学梦还有不小的距离，我也明白这个距离将成为终生的遗憾，我同时又为自己能拥有这样的梦想并为之努力过而深感满足。能将爱好变成职业，这不也正是人生的成功嘛。



枫染山亭

王大经 摄

垂钓谣(外一首)

□龚金明

钩太轻，有时候会浮在水面
似乎拒绝锐利的使命
需要配铅的说服，方可
抵达水底

需要足够的阅历、耐心
识天，识水，选址，打窝
一个带刺的问号，最后被腥香的饵
搓成一个可爱的逗号，或
隐喻似的句号

静下来
比水还要静
坐下来
半天后开始有点古意或禅意

最后钓者起身
从水里拉起网兜。揭秘
关于平静
或是因为钓出了这么多的惊慌

一颗扑腾的心
被沉甸甸地提去

农具

佛是慈悲的，光洁的
佛的慈悲让人仰视
佛的光洁
在人手够得到的地方
被打磨得玉石一样

每次抚摸
我都会想到农具
那些跟刀枪分道扬镳的铁
跟箭弩和棍棒分道扬镳的竹和木
把自己最坚硬的部分
软化成佛心和粮食

你抚摸过农具的铁吗，在泥土的打磨之后
你抚摸过农具的竹和木吗，在汗水的掌心打磨之后
这些农具时蹲靠在墙角的佛
它们的光洁
也跟玉石一样

而它们沉重的慈悲，我每次端起饭碗
一低头，就会闻到

人生最美是晚秋

□陆耀明

吃早饭时，大家一起商量今天怎么安排。老板在旁插话，你们去“大唐贡茶院”看看。他说，大唐贡茶院始建于唐大历五年（公元770年），位于顾渚山侧的虎头岩，离我们住的地方不过三四公里。当年茶圣陆羽游历到长兴，发现顾渚山麓非常适宜茶叶的生长，于是在这里种茶、制茶、研究茶学，并著有《茶经》一书。因这里产的紫笋茶品质上乘，深受皇帝喜爱而被列为贡品，于是就有了首家官办的贡茶加工场所。当时顾渚山一带的茶叶烘焙加工场所有100多处，采茶工有3万多人，制茶工匠超过千人。一到制茶季节，顾渚山立旗张幕，太湖里画舫遍布，盛况空前。2005年，当地政府为弘扬我国茶文化历史，对大唐贡茶院遗址进行保护性重建。整个贡茶院占地4.97万平方米，建筑面积1.77万平方米。

进入贡茶院，我们在陆羽阁前合影，再登阁参观，又沿西展廊漫步。展廊顶端设有茶座，我们停下沏上两壶紫笋茶慢慢品茗聊天，感受着这里的宁静与恬淡。展廊外秋阳高照，天空湛蓝，竹木参天，还有盛开中的桂花幽香拂面，沁人心脾。面对着葱茏的青山，大哥呷了一口茶，不无感慨地说：“我们能一起出门散散心，真的很开心！想想爹娘他们辛苦一辈子，哪儿都没去过。”接过大哥的话，大姐道：“那时候爹娘为带大我们兄妹几个，恨不能把一分钱掰成两半花，怎么舍得把钱花在旅游上呢！”大哥说：“是啊，那时候爹去单位上班，宁可多走三四公里路从桥上绕行，也不舍得花3分钱一次过运河的摆渡费。”听他们讲述岳父岳母生前的这些故事，我心中不觉陡生感叹！

出生于上世纪四、五十年代的我们，虽然历经了许多的人生风雨和坎坷，但依靠勤奋、节俭和自强的品德，每个人都挣得了一片属于自己的天地，而今虽然都到了人生的晚秋季节，但还能为自己的小家庭发挥余热，还惦记着兄妹亲情，还向往着诗与远方！我们现在能用着手机导航、开着汽车，来一次说走就走的旅行，同出游、享美景、叙亲情，过上几天放空一切的休闲时光。与父辈相比，我们应该是幸运的，也是幸福的。

从东展廊往回走的时候游人很少，大家凭栏而望，青山环抱，林木清幽，万竿修竹，一片苍翠。温暖的阳光下，微风拂过，片片竹叶闪着银光，使我们仿佛置身于仙境之中，流连忘返。面对着翠绿的群山，三姐情不自禁地大喊了一声：“我来啦！”没想到被她这一喊，“一石激起千层浪”，大姐、二姐、二姐夫和我爱人等都“疯”了起来，跟着喊：“我——来——啦！”余音在空谷中缭绕、久久回荡……

呵，人生最美是晚秋！



□申功晶

春日看花，夏时吃果，到了“秋风阵阵地吹，折扇形的黄叶落得满地”的季节，便轮到观看落叶了。不知不觉间，秋意已悄然席卷大地，枝梢的银杏叶，渐渐褪去了苍翠，边缘微微泛黄，让人联想到国画里一个专用名词——“藤黄”，这一抹撩人心弦的“惊艳黄”倒成了城市中当之无愧的C位，点亮了秋日里的枯燥。

我的家乡苏州有诸多赏佳地，比如，道前街素有“秋风不扫落叶”的习俗，这是一个城市对待银杏的态度，要的就是“满城尽带黄金甲”这番式有冲击力的视觉感。地面上铺满落叶，踩出“飒飒”声响，袅袅秋风兮，一片或数片金黄的银杏叶，从枝头悠悠飘荡下来，轻轻砸在脑门上，随手捡起一片银杏叶，夹在书本中就是一枚极好的书签。捧个单反，停停走走，时不时地对着这些泛黄的叶子，猛一阵“咔嚓咔嚓”。枯叶在空中打着慢旋儿，最后掉落在地上，它们生长于大地，装饰着大地，又魂归大地。

我少年时代寄居在一条不起眼的老巷子里，有一座千年古刹，唤作“定慧寺”，寺庙不大，香火极旺。每至深秋，大雄宝殿前仅有的两株银杏树，足以撑起整座寺院一个秋天的颜值。看那金灿灿的银杏搭配着禅意十足的勾檐黛瓦，随手一拍，就是一张唯美的古风大片。

家乡郊外的太平禅寺门前，有一棵800年树龄的老银杏。抬首仰之，一树黄澄澄的扇形叶片在风中瑟瑟抖动，一圈绚烂的弧里有着一层比一层更为璀璨的光华。观之颇为震撼，打卡的游客络绎不绝。邻近村民沾了这棵老树的光，在家门口，树底下支起了一个摊位，现炸现卖萝卜丝饼。老板娘一边兜售一边强调，咱家的油墩是没有任何添加的绿色食品，放心吃！依稀能感受到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老苏州的市井味和烟火气。奇的是，日久天长，太平的萝卜丝饼反而比太平的银杏树有了更响的知名度。很多人，不惜路迢迢，赶来太平吃她家的点心。

若要问起家乡最美银杏打卡地在哪儿？首先想到的便是“中国五大银杏之乡”之一的洞庭东山。一到深秋，古村落的深山坞里、桥头街角、屋前院后……随处可见百年乃至千年树龄的银杏老树，“村在林中，林在村中”便是最好的诠释。深秋银杏披金羽，不惧霜寒暖意浓。它们在风中肆意摇曳，将金黄的叶片洒落在墙头边、瓦屋上、溪畔头……相错如绣、宛若油画，整个东山镇美成了金色浪漫的童话世界。

“亭亭最是公孙树，挺立乾坤亿万年”。在东山北望岭下村村口，存有一棵树龄2000多年的“江苏银杏王”。从路口到村口，我摸索着走了将近半个多小时。这棵老树掩映在粉墙黛瓦的民宅间，苍老奇崛，枝干劲挺，只剩下了四分之一的树身，腰围却达近四米，目测纵五人合抱仍显困顿。相传，它曾历经三次雷击、火烧，树干被劈去大半。如今，树身上还能依稀瞧出被劈后烧焦的痕迹。树干里面是中空的，布满了青苔。奇的是，它周遭却再生出了子子孙孙的小银杏树，这便是传说中“渡劫”成功，已“列入仙班”，至少在当地村民的心中是这样的。他们视之为“神树”，对它毕恭毕敬，特地在树前用砖砌了一个烧香祈福用的小屋。

银杏叶可观赏，果可食用。但逢白露时节，在东山镇有一个习俗——“打白果”。洞庭东山的特产“洞庭佛手”较之其他地方的白果，因果大、色白、肉糯，在宋朝时曾被列为宫廷贡品，乃至一度享誉东南亚。白果炒熟了去壳可以当作零嘴空口吃，现炒的白果，又糯又香，苦中带甜。它是一味极好的中药材，《本草纲目》载“能入肺经，益肺气，定喘嗽，缩小便”；它又是一味杀菌消炎的妇科良药。银杏被誉为长寿之树，其果食之亦可延年益寿。除了鲜食，将它放入各色小炒中作为点缀，整盘菜肴都活色生香了起来。

从北望村出来，我直接去了紫金庵，山坞里的寺庙，古朴不乏祥和，宁静不失清幽。从大门通往里间，满树的银杏叶倒挂如一串串金色风铃，沙沙作响，相机无法拍出其万分之一的美。我坐在院内一棵年岁最长的古树下，喝着茶、晒着太阳，耳畔听得钟鼓梵响缕缕，那是打坐僧侣在经书梵卷中悟轮回生死。想来人之寿限不过百年，然植物中的“活化石”银杏却在千年的四季更迭中不生不灭、不增不减。我捡起一片金灿灿的扇形银杏叶，用手指摩挲着它的纹理，须臾间，想起了美女导演俞飞鸿将须兰小说《银杏，银杏》改编成的一部电影《爱有来生》：一个男子，为了等见一面前世的恋人，迟迟不肯投胎，他的鬼魂一直在寺庙中的一棵老银杏树下守候了50年。“昨日种种，譬如昨日死；今日种种，譬如今日生。”